

五 泉 山 下 有 冤 魂

——堯樂博士傳之四十八

● 李 郁 塘

李營長反共成烈士

民國卅八年十月八日，李仙鋒營長在托克遜城西廿里鋪小鎮，舉槍自殺成仁一事，固然是受了降將陶峙岳指揮其團長，派兵追圍所致；但與筆者在其吐城營部內的一次特別談話，不無關係。

原因我們由哈密西行的兩部大卡車，在中秋節翌晨，也就是十月七日清晨吃完早點，登車起程時，竟因城門關閉而無法出城。換言之，我們的兩輛逃避紅禍的汽車，已被當地駐軍扣留了。但為何扣留尚不知情。適有托克遜警察局長郭鴻儒兄爲了應變，乃將其眷屬於昨日下午由托城趕來吐城，想覓車東行，送出星星峽，進入嘉峪關，東返老家河北省去求生。郭鴻儒局長因覓車而到我們的客棧。我即時計上心來。因郭鴻儒局長與李仙鋒營長不僅在治安業務上，時相往來，而且還是河北大同鄉，感情素篤無話不談。當可探詢一下扣車原因。當時筆者已被陶峙岳及鮑爾漢下令通緝的全疆第一號國特。在情況不明下，當不宜暴露身份，乃囑郭鴻儒局長前往關帝廟打

聽一下真相。郭鴻儒局長（現在臺）旋即返客棧向我報告，指言李仙鋒營長，於中秋節夜在關帝廟內，與其連排長們歃血爲盟，旨在反抗陶峙岳的降共逆命。乃關起城門高舉起反共義旗。李仙鋒此舉，可說與我們西行避難者，有志一同。那我就可表明身份去跟他說項了！乃臨時製了一張名片前往營部去拜會他，當我倆別出心裁寒暄過後，首先要求讓我們兩輛避難車西行，免被尾隨西來的共軍追及。當即先言當晚以武力護送我們安全通過托克遜縣境。接下去又追問了他一句：

「你老兄已高舉義旗，要反抗陶峙岳的逆命，下一步棋如何個走法？」

「今天在吐城內盡量找馬匹，好將步兵變成騎兵。以便在吐托兩縣山區展開游擊戰，來跟入新共軍，作長期週旋！」

「在民族宗教語言均不同的地方，打游擊談何容易。你跟吐托兩縣的大阿訇（回教教長）與大巴衣（有錢的仕紳）們事前有否連絡？」

「因事起倉促，那有時間去連絡呢？」

「那你的打游擊，豈不成了無根之草，怎能活下去？」

因我爲哈密專員堯樂博士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多時，對於游擊隊補給問題，多所研究過，才有此問。當下就將李仙鋒問得啞口無言。接下去我再爲他作參謀的說：

「你的游擊計畫，尙有可爲，因你有一個好鄰居，就是焉耆區的蒙族領袖喬親王。蒙族世居於和靖、和碩兩縣境內，你的西鄰就是和碩縣。而喬親王對國民政府非常忠誠，尤對蔣中正委員長有信仰。祇要你率部西移到和碩、和靖兩縣內，去投靠喬親王，就有生路。然後再能支持過三個月的话，堯樂博士所籌組的反共游擊總部就會組成。屆時你就有大展身手的機會了！」

我建議他要支持三個月的原因，是因堯樂博士與烏斯滿及賈尼木汗，跟喬親王們都沒有電臺，僅以馬力連絡，非經三個月不成的。李仙鋒聽畢我言，接下就問：

「老兄與喬親王的關係怎樣？」

「僅在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，歡宴左囉萍專員（民七十四年前在臺逝世）與喬嘉甫親王時，因作陪而晤過面！」

「那就行了，我護送你們到了托克遜，俟會

到我的副營長，就派他隨你西行，前往和碩縣去拜會喬親王好了！」

西行趕路營閉門羹

我倆談話到此，算是告一段落，因他起義後太忙，我就告辭。俟七日夜我們兩輛避難西行車，在李營兩連騎兵，前呼後擁浩浩蕩蕩進抵托城時，首營閉門羹的遭遇。就知事有蹊蹺，不能按照李仙鋒的計畫行事了。旋於黎明時，駐吐城團部派兵追來。交戰以後，我們乃趕到廿里舖地方，首先要求我們避難車脫離戰場。不意就此一別，與李仙鋒成了永訣。原因李仙鋒所率的兩營騎兵，與團部追兵，支持過午後，人無飲食，馬無草料。這時他才想及我倆在吐城關帝廟內，所談及的「無根之草，怎能求生呢？」的談話。他既不願違誓降共，又無法繼續求存。兩連人在作戰時嫌少；但在吃飯時就嫌多了，在萬般無奈情形下，祇有自殺成仁，以謝國人了！

李仙鋒營長既已為國捐軀，成為反共烈士。我們就沒有再留托縣的必要。當晚在警察廳，飽食一頓手抓羊肉飯後，就乘中秋節後的夜景，啓程趕路。當十日清晨，我們進抵和碩縣境時，僅有當地駐軍連長，前來查詢中共軍入新真情，與沿途兵變往來，就予放行。我們大家在和碩小店稍進早點後，再繼續啓程西行。於是日正午過後，安抵西遊記上所述，黑水古國焉耆城。該城駐軍師長，即二二五旅旅長鍾祖蔭將軍以及縣警察局張義成局長等，均已追隨由迪化撤退的大員們，西走阿克蘇。時任民選專員左曙萍於

一月前，前往廣州國民政府去述職。祇留下民選縣長馬世明一人留在城內維持秩序。按馬世明縣長即原司令馬仲英五虎將之一。在民國廿三年為騎兵卅六師，在南疆發展地盤的開路先鋒。首先在焉耆城內，成立了騎兵卅六師留守司令部。其後馬仲英西上喀什，馬虎山南駐和闐時，他都沒有去，仍駐守焉耆。一住十七年，致成焉耆有力仕紳，於民國卅五年底全疆民選縣長時，當選為焉耆縣長。因公晉省時，與筆者見過幾次面。於今路過此一古城，原想去縣政府拜會一下馬世明縣長，敝敝舊情。好過一個逃難式的雙十佳節。但旋又想到，本人已是全省被通緝的頭號國特要犯，豈不給馬世明縣長頻增麻煩，還是不宜見面，走為上策。祇好在街上小飯館內，填飽肚子，就趕路出城。在新疆走路馬有馬的站口，汽車有汽車的行程，都得遵守，不能亂行，否則就有前不着村，後無飲食的苦頭吃了。由焉耆起程的汽車，一定要趕到庫爾勒縣城，才能歇腳。而我們兩輛西行車，原想在焉耆過夜。俟因該城內已成無政府狀態，在安全上大有問題。為了減少麻煩，祇好在日落前趕着出了城。原想開夜車西行，但又有問題臨頭。那就是夜過南北疆分界線的鐵門關。該關背山面水，地勢險要。納南北疆交通的咽喉。因而設有許多關卡，旅客車輛經此，手續繁瑣。驗證需時，偶有不合，就被扣留，輕則罰款，重則坐牢。於今我們兩車西行人，都是逃難者，如要夜闖此關，易起疑竇，會引出麻煩。為了前程順適，乃在距關廿里的塔什店地方，作為夜宿之地。俟天明後再行通過鐵門關，比較妥

當。即使有事也有時間好辦交涉。

組共難赴義同志會

所謂塔什店，乃三五人家的小村落。所有居民均以經營飲食業謀生。平常祇是供應騎驢馬、坐牛車的人，路過打尖飲食而已，在此過夜者，很少。於今一下來了兩大卡車，有六七十人之多的過客，很難容納。好在當夜無風無雨，天氣也不太涼。大家就露宿於村外的山脚下。就在萬籟俱靜之時，突有一輛軍車經過。因夜幕低垂，他們在車上，發現路邊山脚不人影幢幢，臥伏道傍。在不明底細情下，心生疑懼，竟向空鳴槍兩響作為警告。即行急馳而去。而原臥宿於山脚下的兩軍人衆，一聞槍聲，即四散逃竄，亂成一團。事被年事最長的邊西笙先生（韓克溫）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頭。同車人已是同生死共患難的同志了，遇事慌張四散，不是辦法，必須加以組織，將散沙成爲團體，遇事才能想出辦法，發生應變力量。這就是韓克老辦黨務多年，所獲致的經驗。

在大家驚魂甫定以後，就由韓克老提議，召開團結會議。會議的結果，會名定爲「共難赴義同志會」，領導人當以韓克溫莫屬。其次再公推關潔民，爲對外公共關係人。此外因筆者是老新疆，是位識途老馬，再被推選爲關潔民的副手，遇事可從旁幫助。其他在座者，當然都是創會會員了。這個「共難赴義同志會」，也就成爲民國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，在臺北勵志社組成的「帕米爾鬻雪同志會」的前身。

翌日清晨，我們的座車通過鐵門關時，一因

我們持有哈密專署發給赴喀什的經商護照，手續齊全。二因負責驗關人員，大都是國民黨員，都因軍政當局降共而心灰意冷，對我們秉節西行的人，反而很同情。問完東疆近情，以及中共軍已入新的情形後，就予放行，讓我們順利通過該關。車行一小時就到關外第一大站庫爾勒縣。該城駐軍曾在三日前，突發生譁變情事。駐軍連長為恐兵變擾民，乃出而阻止，不幸竟被變兵打死。該縣各機關為感恩圖報，乃在是日召開各界追悼會，以慰忠魂。

當我們在該城吃早飯時，由店家傳出，前程難行，處處荆棘。指言輪臺縣與庫車縣所駐國軍都發生了譁變情形，要我們多所考慮，三思而後再行。而庫爾勒縣正位於鐵門關外，南北兩路的交會處。北路就是沿塔里木大戈壁的北沿，也就是沿沿途有兵變的這條路。南路就是沿塔里木大戈壁的南沿。經尉犁，若羌，且末，和闐，莎車，最後到喀什。兩軍司機為了躲兵變麻煩，當時提出改走南路之議，而兩車六七十位乘客，大都是由內地各省，首次來到新疆，對兩路實況根本不悉。祇要有路可走就行，也就贊同司機的提議。但我獨提異議，祇能走北路，不能走南路。我的理由有三：其一走北路沿途雖有兵變情事，但變兵都是頭戴青天白日帽花，是反降共的義行，與我們避共禍西行，可謂有志一同。再者變兵都是漢族人，有話好說。其二走南路不但有流沙阻道，尤且繞道太遠，將來我們尚未到和賓，中共軍就會先到喀什。屆時我們不僅逃難不成，反而自投羅網。其三在新疆境內，時過十月就要大雪封

山，若走南路因需時較長，我們當年就翻不過帕米爾高原，走不出新疆。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！同行人聽畢我的理由後，仍猶疑不定相互觀望。於是我提出最後要求，如大家一定走南路的話，那就將我行李卸下，待車西行。關潔民是「共難赴義會」的公共關係人，原願我作出新的嚮導人。此時聽畢我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乃即時敦請「共難赴義同志會」領導人韓克溫出面主持會議。韓克溫乃作結論說：

「李局長是老新疆，剛才所述的理由，都很正確。大家就聽他的話，繼續走北路好了。不過今後為了行車安全計，白天過城越縣，好補購飲食物品，夜間改宿荒漠原野。原因沿途事變都是人為的，我們住在無人的荒野，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」

語重心長不宜久留

以後我們過輪臺時如此，過庫車時亦如此。俟十月十三日晨，我們兩車經過庫車城吃過早點後，即時西行不便停留，當車行庫車西郊大坂時，迎面路過阿克蘇區警備司令，也就是以前的預七師，後改稱六十五旅旅長李祖唐將軍。因庫車輪臺都係他的防區，轄區內演出兵變情事，他站在主管地位，不得不出來巡視，以明真相。李祖唐追隨四十二軍軍長楊德亮將軍多年。當四十二軍駐防哈密時，李祖唐正出任軍參謀長，因治安關係不時與我有所來往，早成好友。此時此地舊友相逢，當然無話不談了。首對中共大軍入新，以及沿途兵變情事，垂詢甚詳。我當然一一據實

相告。當我二人話別分手時，我特請李祖唐將軍寫幾封介紹沿途軍事首長關照信，以便順利通過他的防區。唯因路經山徑荒野，一時無法找到信紙，李祖唐乃在名片上寫上照拂之意，面交與我。這幾張名片果然生效不少。十四日路過拜城縣時，就獲得當地駐軍首長龔團長的盛宴招待，這是我們自逃難以來，吃得最好的一餐。當十五日中午車抵阿克蘇城時，一為禮貌上的關係，二為安全問題，我就持上李祖唐的名片，陪同關潔民與唐雄三人一起去師部，拜會副師長高戎先將軍。高戎先一看到李師長的名片就說：

「你們僅是過境，最好在此補充一下，即時離開此地，免得夜長夢多，節外生枝。我這個副旅長，可負不起大家的安全責任。」

高戎先對我們下逐客令，當然也有原因與苦衷的。蓋因高戎先此時，已以代旅長的身份，奉新疆警備總司令趙錫光之命，將蘭州長官部第二處的車輛與人員扣留在新疆不得西行。若將我們也扣留起來，又對不起李祖唐。因此我們兩車人到了阿城以後，既不登記，也不檢查，要我們即時離境西去。

我們三人出了師部大門，就各找同伙，分頭去找飯館，去解決午餐問題，順便增購路途中所需日用物品。當我一人路經阿克蘇專署門前時，突遇該署督察何玉溫同學（蘭訓班一期），一見面他就又驚又喜的說：

「新疆好多文武大員們早已西行出國！你老兄為何遲到此時，才來到阿城？陶時岳與鮑爾漢都以第一號國特的罪名，下令全省軍警來通緝你

，你要多多小心啊！」

「他們怎能通緝到我呢？凡是沿途認識我者，都會暗中幫忙照拂；不識者即使當頭碰面，還是兩不相識，各走各路。我應付沿途關卡，都是假身份證，根本沒有把柄留下，他們怎能通緝到我呢？我現在已經通過四個專員區及十多縣境了，還不是平安到此！」

「老學長還沒有吃中飯吧？我請你下一次小飯館，既作洗塵，也算餞行。吃完就走，此地多事，不宜久留！」

軍長遭擊一段秘辛

經何玉溫同學一提此地多事，又想起高戎先話中有話。我接下就追問了一言：

「聽說阿城士兵，曾槍擊長官的往事，是否可告？」

何玉溫督察一面陪我吃飯，一面悄言密語，透露出人所難知的一件機密大事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在九月底的那天，適騎五軍馬呈祥軍長，新二軍葉力戈軍長，率同迪化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，與焉耆警備司令鍾祖蔭將軍等，到了阿城以後，均被阿區警備司令李祖唐將軍招待於師部貴賓招待所中。而李祖唐將軍追隨楊德亮將軍多年，向稱反共抗俄硬漢。於今國難臨頭，而身為帶兵的軍師長們，竟一走了之。上有愧對國家與領袖，下有對不起所屬官兵之遺憾。即使因時勢所迫，非走不可，至少也得把那些想作二臣的無恥之徒，殺光除盡後，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對歷史

才有個交代。因李祖唐言之成理，在座的將領們都未加反對。接下就在師部召開一次秘密除奸會議。密議的結案是：由馬呈祥、羅恕人二將軍，重返省城迪化市，號召舊部起義，負責誅除陶（峙岳）、鮑（爾漢）、劉（孟純）時任省府秘書長（）、屈（武）時任迪化市長）四逆。葉力戈、鍾祖蔭二將軍重返焉耆掌握所屬，一壯馬羅北行的聲勢；二作馬羅撤退時的掩護。散會以後各將領各作各的行程安排。但葉力戈軍長經過一夜的考慮後，認為除奸之舉，仍有重新考慮的必要。如各將領未在離開防地時，進行此舉，當然輕而易舉，獲得成功。於今時過境遷，再行東返，不僅曠時費日；尤且以陶峙岳老奸巨猾的詭計，既能策劃投共於前，自會妥籌防變於後。而東行除奸的機會，可說等於零。與其無功而往，不如不去。

再進一步而言，如果弄得不好，大家連平安離新的機會也可能喪失。因此翌日晨葉力戈首先打了退堂鼓。並聲言即時西行，不再阿城停留，李祖唐對葉力戈出爾反爾之舉，當然不滿。但看在老學長的情面上（葉係黃埔三期，李係五期），祇好藏在心頭，不便表示。並親自送葉力戈上車，向師部大門開去。因葉力戈不僅官級高，且年齡也較長，因此他的座車也是第一輛。但李部士兵，聽到葉軍長不東返而要西行，也表不滿，藉機就要發洩不滿之情。當葉軍長座車行抵師部大門時，值崗的一位班長兩位衛兵突然舉槍向葉力戈連開五槍。結果三槍落空，兩彈射中，好在未中要害。因有人掛彩，車輛停行。葉軍長經過軍醫一日醫療，傷勢大好，乃於第三日離開阿城，

始繼續西行喀什。

何玉溫督察講完了民間難知的秘辛後，接下又說：

「阿城駐軍師長李祖唐的忠貞，決無問題。但副師長高戎先已接受降將陶峙岳與趙錫光之拉攏，態度曖昧，有親共之嫌。竟在李祖唐師長因轄區兵變東巡之際，下令將蘭州西來的長官部第二處車輛與人員全部扣留。好多同學與同志都無法西行。你們所乘的兩輛車，在增購所需食物後，就趕快開車，離開此地，以免高戎先改變心計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！」

此時的白水國阿克蘇，已成難官城。遠由西安、蘭州，近自哈密、迪化，相繼撤退至此的文武官員們不下五百人之譜。其中人數最多的團體，就是蘭州長官部第二處，約有二百多人。當我飯畢由何玉溫同學陪我回到停車客棧時，正有兩名警察奉命來查民政廳的李科長。何同學當即表明身份，是專署督察也奉到此命，經查兩車沒有此人，你們何必徒勞無功，趕快回局好了！

把幾位老同學帶走

在兩名警察走後，我們兩車西行人，正在查點人數要開車啓行時，突見長官部第二處王鳳榮科長率眾來到車邊，一見我面就要求設法部份義士搭車西行。接下就悄言密語向我發問：

「老兄不是幫助哈密專員堯樂博士，準備在新疆作長期游擊戰嗎？為何也西行到此？」

「因為收集的電臺全失，游擊總部尚未組成，而中共大軍突然入新，我已無容身之地。祇好

走爲上策了！」

「現在既然遇上老學長，請你幫忙把我帶來的幾位同學帶走，我就感激不盡了！」

「那老學長你呢？也一同上車好了！」

「胡子萍處長前往喀什去辦交涉時，將全處人事都交給我，我要走也得俟全處人走完，自己才能走！」

同是逃難人，而且來人都是同學同志。再加上王科長的正義感，他要別人先走。自身要留作最後一人。他的要求我不能不接受。祇好取得「共難赴義同志會」領導人韓克溫及公共關係人關潔民二先生的同意，以兩車的容量，盡量讓來人上車。結果有由蘭州西來的穆正聲、何培德、史昌周，及由迪化西來的新疆警備總部第二處科長郭城修，科員和藍天、蔡敬松等及其隨眷十人，擠上了我們西行兩車，即時開車走出義民難官羣集的阿克蘇城。

祇得十人檢回生命

走筆至此，對於新疆警備第二處郭城修科長等人，也被扣留阿城一事，實有說明的必要。否則豈不是陶峙岳自打嘴巴，給自己臉上摸灰嗎？

緣陶峙岳與鮑爾漢二逆，自接受俄僑史達林「和平降共」的指示後，爲了保權襲位。就千思萬想，要將反共硬漢們一起誘離新疆，才能如願以償。首先受誘的單位，就是軍統局駐新疆的迪化站。於九月十三日，由副站長石玉貴率領全部人馬向哈密東行。陶逆一看騙計成功，翌日又命第二處全處人員由副處長任顯廷率領，尾隨東來

。俟這兩大單位國特人員離開迪化後，陶鮑二逆再迫令駐迪化的忠於國民政府的文武大員們，於九月廿五日離開迪化，西走南疆，被迫出國。

當石玉貴與任顯廷二人率部齊集哈密後，筆者以地主人的身份，力諫不可東行，那是進入死衚衕，去謁見閻王的路；必須扭頭轉向西走南疆才有生路。但他們二人仍不敢作主，還要請示。就在他倆請示期間，一爲這兩大單位同舟共濟設想；二想將他們會攜帶的電臺留下，好助堯樂博士，不久展開反共游擊之需。曾作兩次家宴，拉攏情感，也蒙允留。然而他們在奉命西行之時，竟然悄悄哈密，連一部電臺未留，真是出我意料，大失所望。堯樂博士於三十九春雖然組成反共游擊總部，時未一年就全部失敗，與沒有電臺之事，大有關聯，每憶及此，祇有長嘆！

爲石玉貴與任顯廷西行至吐城，竟然分道揚鑣，各走各路了。石玉貴部仍繼續西行，前往阿克蘇，去追隨由迪化西行的大員們。而任顯廷車抵吐城時，却接到陶峙岳來電，令其率部重返總部報到。任某雖身爲國特，但也是一位等因奉此的標準公務員，接到逆命仍要奉行。但郭城修科長等人都是出身於蘭州特警班各期學生。抱着反共到底決心，決不接受逆命。遂留駐吐城，待車西行。旋於翌日，蘭州長官部第二處大批人車進抵吐城，乃搭車西行。不意車至阿城時，竟遭黑心降將趙錫光下令扣留。於今郭科長等人再度與我相逢，始再搭我車離開阿城。

就此他們十人算是由死神面前，討回了生命。此時阿（克蘇）喀（什）道上再無車輛通行，

而中共大軍旋即佈滿全疆。而未離開阿城的難官們已註定要走死城。按蘭州長官部第二處的人員，除胡子萍處長，係出身黃埔六期，籍屬浙江外，其他人員都係西北籍，尤以甘肅籍最多。在八月底蘭州吃緊時，多數人都主張，若蘭州不守，就進入隴山或祁連山區內去打游擊戰；一以牽制共軍主力，不得他移；二以藉機在本省求生。但胡子萍處長對陶峙岳素具信仰，認爲在新疆境內尚有十萬國軍可依。祇要大家跟隨他到達新疆，就有生路，何必打游擊受苦呢？巨料該處全體人員於九月廿六日進抵哈密之時，也正是陶峙岳靦顏通電降共之日。使全處兩百多人進退維谷，大失所望！

二百官員統被槍殺

最後胡子萍處長決定，再步武新疆軍政大員們西行出國的後塵，想逃出鐵幕。不意車行阿城時，竟被降將趙錫光下令扣留於阿城。其中僅胡處長一家人，承趙逆看在往日袍澤之情（趙曾任長官部政治部主任），予以放走外，其他二百餘人，均被甫行當上「新疆王」的王震作了下馬威的犧牲者。全部解回蘭州，在公審遊街後，均以國特罪名，槍斃於五泉山下，悲夫！

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
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五三六四
二〇六·五三六五三一